圆桌讨论：“民族国家”的僵化发展给世界带来诸多破坏

[这就是中国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这就是中国**

微信号 mhshHome

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:00东方卫视播出

2023-03-02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5NTI5ODk3NA==&mid=2651181291&idx=1&sn=3e5dea55ce97e1d98318182ea83b9b21&chksm=db099eeb470059f298ade7a146d06a53397aa831681216c4bfcdfce79ab7b1c951da92e19892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73) 发表于

收录于合集

点击上方“蓝字”，发现更多精彩。

**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，读懂世界**

主持人 |  何婕

嘉宾：

张维为 |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院长

范勇鹏 | 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副院长

主持人何婕：在演讲当中张维为老师引用了国外学者的一个观点，20世纪是“民族国家”叙事，21世纪是“文明型国家”叙事。当我们要认真地去理解“文明型国家”叙事的生命力的时候，可能要把“民族国家”这个叙事也要讲得非常清楚，刚才范老师也讲，先从欧洲开始，影响了全世界的许多地方。欧洲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之下，会有“民族国家”的叙事？

**“民族国家”是如何产生的**

张维为：西方国家当时怎么崛起的，特点就是打仗，欧洲从两、三百个小国，打到二、三十个国家。“民族国家”就是战争的产物，在战争过程中发觉有比较接近的相同的语言、宗教，同样的生活经历的群体，把它组织起来，法兰西民族、意大利民族，就是这样的民族具有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。1806年，普鲁士还是一盘散沙。当时法国在拿破仑指挥下，把几十个小公国彻底击溃。然后人家知道，这个“民族国家”很厉害，然后西欧开始纷纷地效仿这种制度。最典型就是德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形成自己的“民族国家”，1870年一举击败了法国，统一了整个普鲁士的这一大片，形成德国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它背后都是“欧洲中心论”的叙事，从此衍生下去就觉得现代国家就应该是这样的，就是“民族国家”。但我们中国你看，我们实际上也是确实经历了从过去一个古老的文明到现代国家，经历“民族国家”这个过程，抗日战争是我们形成“民族国家”的一个重要的点，他们要灭我们这个民族了，大家就形成一种共识。所以有人说，为什么你们鸦片战争的时候、甲午战争的时候，你们的GDP综合的力量实际上比当时英国大，比当时日本大，但是打不过它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当时不是“民族国家”，老百姓都不知道，只知朝廷不知国家，中央政府连军队都没有多少的，也没有现代征兵制的。但到1949年，到1950年，到抗美援朝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我们虽然国家还是一穷二白，但也可以成建制地消灭英国军队和美国军队，背后就是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和国家凝聚力，“民族国家”就形成了。但同时形成之后，它又不是一个完全的“民族国家”，它还是个文明。这么多的文明的因素在里面，它是与众不同的，它是这么一个过程。

主持人何婕：是，所以您看您刚才分析的，最初就是欧洲推出“民族国家”这样一种叙事的时候，还是要看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，包括它在那个时候，它也有积极性，它可以显示出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凝聚力。

张维为：对。

**“民族国家”的僵化发展**

**给世界带来诸多破坏**

主持人何婕：再往后，从欧洲出来，美国在提“民族国家”的时候，这个概念发生怎样的变化了？

范勇鹏：后来这些小的“民族国家”在世界上扩张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其它的文明都是非常大规模的文明。最近剑桥大学有位学者叫沙曼，刚刚出了一本书，这个书名就叫《弱者的征服》，叫《Empires of the Weak》，他就说当时的欧洲实际上是最弱的国家，它面对的都是非常大的国家，那么它怎么去打败它们，它就要通过一种话语的方式，通过战争的方式，各种手段把这些大的国家给摧毁掉，把你给拆了。比如像奥斯曼土耳其，曾经很大的，最后拆成几十个国家，他们曾经也想把中国给拆了。一方面在拆别人的过程中，另一方面，西方文明自己也酝酿出大型的文明，比如说美国。它都是从欧洲的文明里边成长出来的。美国人成长出来之后，他发现“民族国家”这个概念对它来讲也不是特别符合，所以他逐渐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改造，把它改造成一套程序标准，比如你是不是搞法治，你是不是代议制选举、大众选举，是不是自由民主，他做了一个概念的偷换，然后再拿这套标准嫁接上“民族国家”的概念，来对别的国家、别的文明像拿着一个尺子来比拟。

主持人何婕：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僵化了。

范勇鹏：对，只要你不符合它这个尺子的，他会把你定义为，你不是正常国家。所以咱们想一下，过去几十年，美国总统把多少国家给定义成“非正常国家”。比如伊拉克、伊朗、朝鲜这些国家，（美国）把你定义成叫“流氓国家”，他总是在用这个定义的标准来卡别人。一旦你被卡为不是一个正常国家，我（美国）就可以去打击你，摧毁你，制裁你，所以你看最近叙利亚地震，美国还在制裁它，连人道主义都不用考虑，所以从“民族国家”的理念发展到美国今天这样一种理念，应该是一个恶性的发展，对今天世界破坏力是更大的。

张维为：即使现在，你比较法国和美国，法国到现在它不承认有族裔的，比方说是阿尔及利亚人，你加入法国籍了，他跟阿尔及利亚就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有法国籍，法国认为我们法兰西就是一个民族。所以它是“民族国家”传统延续到现在。然后这个话语推广到今天这个世界就处处碰壁。比方非洲国家它几乎都不是“民族国家”，你只要真的去做调研你就知道了，它基本上投票都是照部落投的，比方我属于某一个部落，我投票一定投我部落的人，所以每次搞西方的民主，所谓一人一票多党制，马上国家就进一步地分裂，这是一个大的概率。你就觉得用“民族国家”这个概念来套很多国家都无法成功的。所以“文明型国家”提出，现在非洲很多国家都说我们非洲很多地方，像埃塞俄比亚就是相当完整的独立的文明，而且影响周边很多非洲国家，所以对他们也有启发。

主持人何婕：对，大家会发现需要有一个容纳性更强的、更丰富的维度，更多的叙事来解释自己。刚才范老师已经说了，很多国家把“民族国家”当成一种武器在使用，您刚刚也说“民族国家”被有些国家替代为现代国家这个概念，这个可能也是过了很长时间大家才发现。

范勇鹏：对，因为现代性的很多要素确实是在欧洲“民族国家”兴起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，所以我们很多的所谓的后进民族在接受现代化，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，可能不得不去采取“民族国家”里的一些要素，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，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个“民族国家”它的概念的局限性，它对于我们中国这样历史上有发达文明的国家，涵盖不了。它对非洲那种比如还存在部族式的地方也适应不了，所以它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比如像国家内部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现象就是在“民族国家”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，一直到1996年，卢旺达还在发生大屠杀。我到非洲去访问过，你看到它名义上这是一个国家，那是一个国家，中间有边界，有公民身份，社会是不接受的。比如非洲到现在还有一些民族，比如像马赛人，他心中没有国家，马赛人认为我是非洲大地上的人民，他赶着羊，前面是城市，前面是高速公路，他不认为这是他的障碍，我就赶着羊从城市里边过，非洲的很多边界都是殖民者划的，强行地划下来，制造了无数的悲剧、战争。内部的这种分裂、动荡，种族主义、种族灭绝非常非常可怕，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概念，一个理性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提出更有包容性的概念，包括向上的兼容，比如对我们中国这种，也包括向下的兼容，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都能够承认它的合理性、它的合法性。

主持人何婕：对。

张维为：“民族国家”与现代国家，它划了等号，这是西方的主流叙事，它有一定的道理，实际上很多概念，我们现在都非常熟知的，都是“民族国家”概念，比方说一个国家有国旗、国歌、国号，清楚的疆界、边界，签订条约，这些都是从“民族国家”里边推演出来的，然后美国就更广了，必须多党制、一人一票、三权分立，否则你都不是现代国家，这走太远了。

主持人何婕：对。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那一面我们要看清楚，但是对它的局限性也要看得非常清楚。那刚才我们说到现代国家，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现代的国家？这个现代化，这个现代性到底怎么来理解？我觉得伴随着“文明型国家”这样的叙事，对于“现代”这两个字，我觉得中国也要有自己的定义。

**为何西方难以建设自己的**

**“文明型国家”**

张维为：我们正式的党的二十大的表述，中国式现代化，而且提出来一整套的完整的叙事，你看习近平总书记他是这样描述，他说，我们这个现代化既有和其它国家现代化同样的一面，同时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还有不一样的一面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西方它这个“民族国家等于现代国家”叙事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就是，它强调我这个标准才有真正的现代性，modernity，这个词在西方是很神圣的，但我们现在说“文明型国家”，它就害怕了。包括内森·加德尔斯他也说，他说因为中国提出“文明型国家”，我们西方现在不得不建设自己的“文明型国家”，但是我们建设遇到巨大的挑战，就是西方内部没有共识了。因为“文明型国家”它不光是一个文明，它变成一个现代国家。一个国家、一个整体、一个实体，你能不能做到，欧盟做不到。

主持人何婕：分裂的西方恰恰这一点最难做到。

张维为：然后你把美国再包进来更做不到，这是他们的困境。

范勇鹏：欧盟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超越小规模的“民族国家”这个阶段，想实现一个大规模的类似于一个文明的共同体，但是最后你发现它里边的各种利益斗争、党派斗争，其实就跟我们在夏商周，跟我们在秦朝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我们超越了这个阶段，它的政治观念、政治智慧在很多问题上，它还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个历史的阶段。

主持人何婕：你看我们对于现代化、现代性的定义，我们的表述非常有哲学感的。首先是要承认国际上的一般化的关于现代化的规律，然后要有中国自己的国情，其实包括“文明型国家”的叙事也一样，张维为老师提出了从中国出发的“文明型国家”的叙事，其实其它国家如果也接受“文明型国家”的叙事，它也得基于它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，提出它自己的叙事，这个包容性就非常非常强。

（本节目播出于2023年2月27日）

**讲中国故事，讲我们的故事**

**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**

**每周一晚22:00**

**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**

**解锁更多精彩内容**



### 精选留言

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